



冊府元龜
卷之五十六

13
849
21



43
849
21



冊府元龜

淮南李嗣京參閱

四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琦較釋

帝王部

節儉

傳曰儉者國之寶也漢文帝曰吾為天下守財可豈
可妄用之哉蓋王者據神器之重託億兆之上在乎
約費以足用崇儉以率下故古先哲王無宮室苑囿
之飭無珠玉輿馬之玩衣無文綉食無兼味不視奇

冊府元龜

帝王部

卷之五十六

怪之物不聽淫靡之音急於致理薄於自奉繇是風行草偃家給人足民俗以之淳厚品物以之茂遂故

曰上節用則國富君無欲則民安斯之謂矣

黃帝勤勞心力耳目節用水火財物臣欽若等曰卷中不載年月日

者並史闕文餘皆准此

帝嚳取地財而節用之

帝堯富而不驕貴而不舒黃收純衣純一作絞太古冠冕圖夏名冕

曰收禮記曰野夫黃冠純衣士之祭服純讀曰緇堂高三尺土階三等茅茨

不剪椽椽不斲屋蓋曰茅茨以茅蓋屋也採木名今之櫟木也飯十盞飲土

刑盞以盛飯刑以盛羹土謂燒土為之糲梁之食糲粗米也一斛粟七斗米為糲藜藿

之羨夏日衣葛冬日鹿裘其送死桐棺三寸

帝舜甑盆無臚而工不以巧獲罪言工不以工巧之事獲罪也

夏禹菲飲食而致孝乎鬼神惡衣服而致美乎黼黻

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

周文王卑服即康功田功文王節儉卑其衣服以就其安人之功以就田功以

知稼穡之艱難

宣王中興更為儉宮室小寢廟詩人美之作斯干之

詩

漢文帝二年十一月詔太僕見馬遺財足遺留也大僕見在之

馬令富減留財足克事

帝卽位二十三年宮室苑囿車騎服御無所增益有不便輒施以利民嘗欲作露臺召匠計之直百金上曰百金中人十家之產也中謂不富不貧吾奉先帝宮室嘗

恐羞之何以臺為

今新豐縣南驪山頂有露臺鄉極為高顯猶有文帝所欲作臺之處

身衣弋綈

弋早也身衣弋綈又曰弋黑色綈厚縵

所幸慎夫人衣不曳

地帷帳無文綉以示敦朴為天下先治霸陵皆瓦器

不得以金銀銅錫為飾因其山不起墳

霸陵文帝陵名又後漢書

云文帝處百姓於靈臺飾帷帳於阜叢或有譏其儉者帝曰朕為天下處財耳豈得妄用之哉又東方朔

曰文帝集上書囊以為殿帷又後漢書王符曰孝文皇帝躬衣弋綈革為韋帶

成帝建始二年三月罷六廄技巧官秩減乘輿廄馬

哀帝綏和二年卽位詔三齊服綺綉難成害乘輿服

御後宮用度及罷尚方御府百工技巧靡麗無益之

物

晉武帝太始元年十二月戊辰下詔大弘儉約出御

府珠玉玩好之物頒賜王公以下乙亥詔省郡國御

調禁樂府靡麗百戲之技及彫文游畋之具武帝承

魏氏奢侈刻弊之後百姓思古之遺風乃厲以恭儉

敦以寡慾有司嘗奏御牛青絲鞞斷詔以青麻代之

惠帝永興元年十二月丁亥詔曰頃戎車屢征勞費

人力供御之物皆減三分之一

元帝性簡儉冲素有司嘗奏太極殿廣室施絳帳帝曰漢文集上書皂囊爲帷遂令冬施青布夏施練帷帳將拜貴人有司請帝雀釵帝以煩瀆不許所幸鄭夫人衣無文綵從母弟王廙爲母立屋過制流涕止之

成帝咸和七年七月丙辰詔諸養獸之屬損費者多一切除之

咸康七年三月戊戌杜皇后喪帝下詔曰吉凶典儀誠宜備設然豐約之度亦當隨時况重壤之下而崇飾無用邪今山陵之事一從節儉上陵賜賞皆是死

事勲績之家親戚受寵未曾橫有所及

文成和平四年七月壬午詔曰朕每歲以秋時開月命郡官講武平壤所幸之處必立改作

孝文太和十一年十月辛未詔起部罷無益之作出宮人不知機杼者十一月丁未詔罷尙方綿綉綾羅之功四民欲造任之無禁其御厨衣服金銀珠玉綾羅細錦大官雜器太僕乘具內庫弓矢出其大半班賚百官及京師士庶下至工商阜隸逮於六鎮戍士各有差帝性儉素常服澣濯之衣鞍勒鐵木而已帝之雅志皆此類也

西魏文帝大統元年九月有司奏煎御香澤頰錢數萬帝以軍旅在外停之

後周太祖性好朴素不尚虛飾常以反風俗復古始爲心

五年五月免妓樂雜役之徒皆從編戶

武帝保定元年二月丙午省輦輦去百戲

二年十月戊戌詔曰樹之元首君臨海內本乎宣明教化亭毒黔黎豈惟尊貴其身侈富其位是以唐堯疎葛之衣麕糲之食尚臨汾陽而永歎登姑射而興想况無聖人之德而嗜欲過之何以克厭衆心處于

尊位朕甚惡焉今巨寇未平軍戎費廣百姓虛空誰與爲足凡是共朕衣服飲食四時所須爰及宮內調度朕今手自裁削縱不得頓行古人之道豈曰全無庶幾凡爾百司安得不思省約勗朕不逮者哉
天和二年省掖庭四夷樂後宮羅綺工人五百餘人
建德元年十二月庚寅幸會道院以上善殿壯麗遂焚之

六年正月辛丑詔曰僞齊叛換竊有漳濱世縱淫風事窮雕飾或穿池運石爲山學海或層臺累構擊日凌雲以暴亂之心極奢侈之事有一於此未或弗亡

朕非食薄衣以弘風教追念生民之費尚想力役之勞方當易茲弊俗率歸節儉其東山南園及三臺可並毀撤瓦木諸物凡入用者盡賜下民山園之田各還本主

五月己丑詔曰朕欽承丕緒寢興寅畏惡衣菲食貴昭儉約上棟下宇土階茅屋猶恐居之者逸作之者勞詎可廣廈高堂肆其嗜欲往者冢臣專任制度有違正殿別寢事窮壯麗非直雕墻峻宇深戒前王而緯構弘敞有踰清廟不軌不物何以示後兼東夏初平民未見德率先海內宜自朕始其露寢會義崇信

光雲合思齊諸殿等農隙之時悉可毀折彫斲之並賜貧民繕造之宜務從卑朴癸巳行幸雲陽宮戊辰詔曰京師宮殿已從撤毀并鄴二都華侈過度誠復作之非我豈容因而弗革諸堂殿壯麗並宜除勿薨宇諸物分賜窮民三農之隙別漸營構止蔽風雨務在卑狹帝性既明察少於恩惠凡布德立行皆欲踰越古人身衣布袍寢布被無金寶之飾諸宮殿華綺者皆撤毀之改爲土階數尺不施櫺棋其雕文刻鏤錦繡纂組一皆禁斷後宮嬪御不過十餘人陪高帝居處服翫既務存節儉令行禁止上下化之

皇仁壽之間丈夫不衣綾綺而無金玉之飾嘗服

布帛裝帶至以銅鉄骨角而已雖畜於財至賞

功亦無所愛愴帝既躬體儉約六宮咸服澣濯

之衣乘輿與供御有故敝者隨令

所皆不改作非享燕之事所食不過一肉而已有

言進乾薑以布袋貯之帝因以為費大加譴責後

香復以氈袋因答所司以為後戒自是內外率

府帑充實百官祿賜及賞功臣皆出於豐厚焉

尚祖武德元年七月庚申詔曰隋代離宮別館遊

息之所並廢之

十月庚辰詔曰國初草創日不暇給凡厥禮儀鮮能

盡備且生人未又彫弊寔多至於畜產思致蕃息祭

禘之本皆以為身窮極事神有乖正直殺牛不如禴

祭明德即是馨香望古推今祭神一揆其祭圓丘方

澤宗廟以外並可止用少牢先用少牢者宜用特牲

待時和年豐然後克循嘗禮

高祖凡所營為務從簡易服用取給而已

太宗貞觀二年八月乙未公卿奏曰依禮季夏之月

可以處臺榭今隆暑未退秋霖方始宮中卑濕請營

一閣以居之帝曰朕有氣病豈宜下濕若遂來請縻

費良多昔漢文帝將起露臺而借十家之產朕德不

逮於漢帝而所費過之豈謂為民父母之道也固請

竟不許

四年十一月己丑戶部奏窘苦須麻十萬緡帝曰麻為鞞鞋得供國用自今窘苦宜以葛蔓為之又將作大匠竇璉修營雒陽宮帝務存節儉璉乃於宮鑿池起山崇飾雕麗虛費功力帝聞之大怒遽令毀之璉更坐是免

十六年二月壬寅帝謂侍臣曰朕頃因覽劉聰傳聰將為劉后起鷄儀殿廷尉陳元達諫聰大怒命斬之劉后手疏啟請甚切聰怒解而甚媿之人之讀書欲廣聞見行之難也朕於藍田帝木將別為一殿取制兩儀仍構重閣其木已具遠想聰事斯作遂止

二十二年四月以頻造宮室務從卑儉終費人力帝謂侍臣曰唐堯茅茨不剪以為儉德不知堯時無瓦蓋桀紂為之若於無瓦之晨為茅茨者未為儉德不剪之言蓋書史粉飾之耳朕今構采椽於椒風之日止茅茨於有瓦之時將為節儉自當不謝古昔省宮室之廣大役人功以此再思不能無媿

高宗永徽六年十一月戊子詔曰少府監非軍國所需宗廟之用並不須飾以珠玉諸州嘗貢珠寶者並宜停進其市肆間不得更為彫鏤及貨鬻珠寶及金銀等物

龍朔二年六月癸亥詔曰比每誕育王子公主諸親
賀多進錦繡纂組金銀雕鏤虛有糜費深乖節儉
自今以後卽宜並停

玄宗先天二年八月戊午勅曰禮曰寧儉書戒無逸
約費蓄財爲國之本至於賜酺合宴正欲與人同觀
廣爲聚歛故非取樂之意况自徇於奢是不戒也心
勞於僞是不經也殷監于此良用憮然自今以後兩
京及天下酺宴所作山車旱船結綵樓閣寶車等無
用之物並宜禁斷

開元二年七月乙未丙出珠玉錦繡於殿庭焚之勅

曰朕聞珠玉饑不可食寒不可衣故漢文云雕文刻
鏤傷農事錦綉纂組害女工農事傷則饑之本女工
害則寒之源又賈生有言曰夫人一日不再食則饑
終歲不製衣則寒饑寒切體慈母不能保其子君焉
得以有其民哉朕以眇躬託於王公之上曷嘗不日
甯忘食未暇求衣使反朴還淳家給人足而倉廩未
實饑饉相仍水旱或憊糟糠不厭靜思厥故皆朕之
咎故有漿酒藿肉玉食錦衣互相誇尚浸成風俗夫
令之所施惟行不惟反人之化上從實不從言是以
古先哲王以身率下如風之靡何俗不易此事近有

處分當以施行朕若躬服珠玉目玩錦繡而欲公卿節儉黎庶敦朴是揚湯止沸涉海無濡不可得也是知文質之風自上而始朕欲捐金抵玉塞本澄源所以服御金銀器物今付有司令鑄為鋌仍貯掌以供軍國珠玉之貨無益於時竝宜焚於殿前用絕浮競至誠所感期於動天况凡百官有違朕命其宮掖之內后妃以下咸服澣濯之衣永除珠翠之飾當使金玉同價風俗大行日用不知克臻至道布告遐邇如朕意焉戊戌詔天下更不得採取珠玉刻鏤器玩造作錦繡珠繩織成帔縮二色綾綺羅作龍鳳禽獸等

及堅擱錦文者決一百受僱工匠降一等科

南京及諸州舊有官織錦坊宜停

十二年正月戊寅勅曰朕聞舞者所以節八音而行八風豈徒誇詡時代眩曜耳目而已也自立雲韶內府百有餘年都不出於九重今欲陳於萬姓與與群公同樂豈獨娛於一身且珠翠綺羅孰非珍玩嘗念百金之費每惜十家之產是以所服之服俱非綺羅所冠之冠亦非珠翠若弋綈之制大帛之衣德雖謝於古人儉不忘於曩哲庶羣公觀此當體朕之不奢肅宗至德二年十二月詔宮女及狗獬鷃鷓之數

宜卽停減屋宇車輿衣服器用竝宜准式珠玉寶鈿
平脫金泥織成刺繡之類一切禁斷

乾元二年正月戊寅帝耕籍田先至於先農之壇因
闕耒耜有雕刻文飾者謂左右曰田器農人執之在
於朴素豈貴文飾乎乃命撤之下詔曰古之聖王臨
天下莫不務農敦本實儉爲先蓋用勤身率下也
農東耕啟候爰事籍田將欲勸彼蒸人所以執茲耒
耜如聞有司所造農器妄加雕飾殊匪典章况緝轅
繅輓圖前王有制崇奢尚靡諒爲國所疵靜言思之
良用歎息豈朕法堯舜重茅茨之意邪其所造農器

若宜停仍令有司依農用嘗式卽別改造庶萬方黎
獻知朕意焉

三月壬寅詔曰朕聞古者皇王乘時致理莫不上稽
天象下順人心所以革弊移風推誠布化也朕自纂
膺鴻業再復寰區何嘗不勤已勵精兢兢業業一物
失所爰軫納隍之憂四方未寧深懷馭朽之惧頃雖
訟革之令隨事每下而弛張之要未得其宜遂使人
瘼尙繁寇虞猶梗有乖政本諒在朕躬用懷酌損之
儀庶叶惟新之典自今已後嘗膳及服御等物悉從
節減周身之外一切竝停武德中尙作等坊除造賞

物賜蕃客將士器物及軍戎祠祭所要餘竝停
上元二年八月壬申內宴宰臣已下內出妓樂不過
數人甚儉司徒兼中書令郭子儀等上表曰臣聞古
先哲王莫不崇儉以阜時戒奢以敦本勤以樹善利
在化淳伏惟乾元大聖光天文武孝感皇帝陛下績
厥盛業備歷諸難功存造化澤被眥俗至於服用之
器聲樂之娛宜有所增加以彰聖德今月十六日臣
等伏蒙天恩幸霑內宴切見後庭妓樂其數非多衣
服儉薄頗為逼下顧無麗綺之玩是行質素之風恭
願聖慈允臻於道昔漢文帝念中人之產晉武焚外

國之寶皆抑止於有餘匪謙讓於當分以今比古無
德而稱况聖作物覩若自格言上行下效存於理體
陛下以農桑未久軍務猶虞思懲富教之繇率先儉
約之化康寧之福莫尚於此臣等備位宰臣職當毗
贊恐聖烈無紀臣下未知請編之史策宣下中外詔
曰儉德之恭約失者鮮格言為重理道在茲朕志復
淳源用濟海內振其玄化鏡以至清非謂艱難之時
自崇樸素之本無聲之樂庶聞於四方曳地之衣將
比於前古且率人而自我亦操木而銷金為君之難
事當乎增揚股肱之義務在乎弼違期於啟沃之勤

不在延君之譽爲人上者此道惟嘗豈可付以史官
宣於中外載循來表殊匪朕懷翼日太子賓客韓擇
木入奏因奉賀節儉妓樂衣無綺綉之飾食無珍羞
之具上因出衣袖以示之曰朕此衣已三度浣矣
代宗寶應元年六月戊午勅尚食等厨三分量減一
分所司不得輒有奏請至秋熟後任依嘗式

廣德二年二月乙亥南郊禮畢赦曰朕思素儉敦以
淳風必約嚴章以齊侈俗其珠玉器玩寶鈿雜綉等
一切禁斷

德宗初卽位大曆十四年閏五月癸未詔罷梨園使

及伶官之冗食者三百餘人留者隸太嘗

是月丙戌詔曰四方貢銀器有以金飾者去之

六月己亥赦曰乘輿服御量加減省務敦質素天下
進獻事緣郊祀陵廟所須依前勿闕餘並博節歸
省約奇器異服綿繡珠玉等並不得輒有進獻

七月庚午詔王者不寶遠物所寶惟贗故堯設茅
禹卑宮室光武捨去寶劍順帝封還大珠朕仰止
王思齊朴素邕州所奏金坑誠爲潤國害人放
朕素懷方以不貪爲寶惟德其物豈茲難得之貨
其可欲之心耶其金坑任人開採官不得占先是

載馬璘劉忠翼之第自天寶中京師堂寢已極弘而第宅未甚逾制然衛公李靖廟已爲嬖人楊氏矣及安史二逆之後法度摧壞大軍宿將競崇棟宇臺榭之飾無復界限力窮乃止人謂之木妖而馬璘之堂尤盛計錢二十萬貫他室稱是旣而璘卒於軍以喪歸京師士庶欲觀其宏麗假名於故吏投刺會弔者數十百人故命撤毀之自是京師樓榭之踰制皆毀

癸酉詔減服物供獻之屬以千數德宗始卽位德音屢下務存儉德内外人心皆得其理

建中元年十月己丑詔減膳羞嘗貢之物

貞元二年四月辛巳陝虢觀察使李泌奏虢州盧氏縣山冶近出瑟瑟請克貢獻禁人開採詔曰瑟瑟之寶朕不飾噐玩不尚珍奇嘗思反朴之風用明躬儉之節其出瑟瑟處任百姓求採不宜禁止

瑟瑟玉名

三年正月庚戌詔内外諸親設祭於大行皇后竝不得假飾花果已後公私集會竝宜准此

順宗貞元二十一年二月卽位甲子赦曰清淨者理國之本恭儉者修己之端朕臨御萬邦方弘此道苟可濟物予何愛焉宮掖之中宜先省約其後宮細人

子弟音聲人等竝宜放歸親族

憲宗元和五年十一月丙午帝謂宰臣曰朕以禁中舊殿歲久危壞昨令有司經度資費多非意欲漸葺構之所冀成功不毀但緣國用未贍物力猶詘是以每務簡儉情在不勞至於車服飲食亦深畏奢侈以是思之不知竟可營造否權德輿對曰陛下以至德愛人情存節用此實爲理之本仲尼謂大禹卑宮室菲飲食惡衣服以爲無間然漢文帝欲起露臺召匠計之直百金帝曰中人十家之產吾奉先帝宮室豈恐羞之何以臺爲遂止是以文帝之代四海庶富俗

禮讓一歲斷獄纔百人幾致刑措前史以爲美談後王用爲師表且簡則不勞人儉則不廢財人安財足天下自化上好奢侈則下亦變風人務縱欲爭奪自起今陛下至誠恭儉有過昔王卑躬愛人動務至理實天下蒼生幸甚

文宗元和二年四月壬辰勅皇太子料宜權停敬宗以晉王位居中嗣時方二歲已命有司供獻盡同儲副至是權罷之壬寅命毀放鴨亭子先是敬宗嘗於昇陽殿東增置亭沼多聚水禽謂之放鴨亭子是日命毀之戊申幸教坊廻仰望仙門側有看樓十間帝

以不復遊御命毀之

二年五月庚子詔應諸道進奉內庫四節及降誕進奉金花銀器并纂組文綾纈雜物並折克挺銀及綾絹其中有賜與所須待五年後續有進止

文宗銳意求理每與宰臣議政深惡侈靡故每下詔勅嘗以敦本崇儉為先庶乎上行下效之有漸也丁巳命內官赴漢陽公主等宅宣每遇對日不得廣插釵梳不須服短窄衣服

三年九月辛巳命中使宣兩軍中尉及諸司使內官不許著紗縠及綾羅等

自艱難以來風俗寢歸奢靡權邪貴近競相尚豪溢

不許著紗縠及綾羅等 高雅始自登極時用服飾必以素為先思有以自近懲革絲是孜孜以留意其後 馬都尉韋處仁入見巾夾羅巾以進帝謂日本慕門戶清素故俯從選尚如此巾服從他諸職為之不須也

一月甲午詔四方並不得輒以雜行樣難行非嘗之物為獻其於織麗若花絲布撩綾之類並禁斷勅

號一月日機杼一切焚棄
開成四年正月丁卯夜於咸泰殿觀燈作樂三宮太后及諸公主並赴宴帝思節儉化天下衣服咸有制度左右親幸莫敢踰越延安公主衣裙寬大即時遣歸駙馬都尉竇潯待罪勅曰公主入參衣服踰制從

天之恩過有所歸實澣宜奪兩月賜錢又便殿對六
學士帝語及漢文恭儉因舉袂曰此澣濯者三矣
宣宗春秋既盛在藩邸時備知民間庶事延英對宰
臣無不議及百姓又性嘗儉素先宮中每有行幸卽
以龍腦鬱金藉之於地至是帝皆不許時人方之漢
文帝

後唐明宗以同光四年四月卽位甲寅詔曰夫人不
能自理立之君以理之豈可殫天下之租賦爲宮中
之玩好後宮內職量留一百人其餘任歸骨肉內官
掌扇量留三十人教坊音聲量留一百人鷹犬

之事以備蒐狩量留二十人御厨膳夫量留五十人
其餘任從所適內諸司事有名無事者竝從停廢
天成四年四月壬寅武德使上言重修嘉慶殿請丹
漆金碧以瑩之帝曰此殿爲火所廢不可不修但務
宏壯何煩華侈尋改爲廣壽殿
末帝清泰二年五月庚戌詔不得貢奉寶裝龍鳳雕
鏤刺作組織之物

晉高祖天福二年四月戶部尚書王權奏臣聞戒奢
從儉惟經國之遠圖務實去華乃前王之令範伏惟
皇帝陛下開基創業應天順人顯宗朴素之風克協

聖明之訓臣伏見諸侯奉貢九土勤王羅統則織麗
奇工器皿則雕鏤異狀文之錦綉雜以珠璣雖外表
珍華而事近淫巧臣伏請特降勅旨頒下列藩自今
奉貢其鮮麗匹段等酌其物料所直折進生白重絹
可將一疋之鮮麗變數疋之縑繒又進奉銀器及鞍
轡等竝不在雕鏤金玉其餘衣甲器械竝不在飾以
銀裝布金彩如有鉤玦瑕處可將銅鐵代之足以換
彼鮮明益其堅利雖所減者輕同積羽而所集者重
可如山匪爲淳厚國風抑亦豐資天府勅王權素推
華族方處重官觀四海之貢輸虛陳巧麗察五兵之

將飾珍奇不惟耗彼生靈實且傷於淳素爰陳
疏將召和平宜久敷敷明示誠約自今後臣察貢
不得務其淫巧衣甲器械不得飾以金銀咸委遵
勿得踰越仍付所司

一月湖南馬希範進金漆栢木銀裝起突龍鳳茶
荷子踏床子紅羅金銀綿繡褥紅絲網子又進金
珠瑁白檀香器皿銀結條假菓花樹龍鳳鑿畫鼓
物又進含膏桃源洞白茅百靈藤渠江南嶽紫蓋
白雲洞清花等茶又進蟬翼鍾乳頭香石亭脂木
瓜丸一萬顆藥橄欖子帝覽之謂侍臣曰奇巧蕩心

斯何用耳藥茗可進而丸可食乎但地僻海曲習以成風來遠之道遽止爲難宜令所司與叔聞者服其儉德

漢高祖乾祐元年詔曰卑宮菲食前代之令猷革易綈衣哲后之明德至於損上益下惜力愛人莫息煩苛漸期富庶所有乘輿服御後宮費用太官嘗膳一切減損在京及內諸司并天下州府除應奉軍期急切外其餘不急之務非禮營造竝皆停罷免致勞役周太祖廣順元年正月制曰朕早在藩鎮嘗戒奢華今御寰區尤思節儉况國家多事帑藏甚虛將愛憂

勞所宜省約應乘輿服御之物不得過爲華飾器用竝從朴素太官嘗膳一切減損諸道所有進奉此助軍國支費其珍巧織華及奇禽異獸鷹犬之類不許輒有貢獻諸無用之物不急之務並宜停罷二月內出寶玉器數十有茶籠酒器枕及金銀結縷寶裝床几飲食之具碎之於殿庭有玉杯累擲之不壞樞密使王峻上請太祖笑而賜之太祖謂侍臣曰凡爲帝王安用此爲迺攔漢隱與嬖寵嬉戲珍華寶玩不離於側覆車未遠宜以爲鑑仍戒左右今後凡有珍華悅目之物不得入宮

世祖顯德五年六月壬申宣徽院進呈御食物料之
數帝因批出口朕之嘗膳所用物料今後減半餘人
所食即須仍舊

形府元龜

淮南李嗣京參閱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琦較釋

帝王部

五十七

英斷

明察

英斷

言人有言曰世所以貴于將鎮耶者以其立斷也又
曰果斷而行鬼神避之矧夫誕膺天命司牧黎獻裁
高樞而制百揆別九流而任衆職獨運陶甄之上下

流水之源豈可以惑亂於衆多牽制於文義猶豫
不決雍容而無斷也乃有申大刑以聳羣聽折多
以建殊績達命以無畏任賢而不疑保侍臣之守
絕僭國以大義因機制變反權合道誠明申發威
外布幽顯以之叶贊天地以之訢合志有所之事
不濟傳曰一心定而萬物服是之謂歟

高祖初為漢王與項羽爭天下羽將丁公名固即季布同

其父逐窘高祖彭城西短兵接漢王急顧謂丁公

兩賢豈相厄哉兩賢高祖自謂并謂固耳言吾與固俱是賢豈相厄困也故固感此

而丁公引兵而還及項王滅丁公謁見高祖以丁

項軍中狗行示也曰丁公為項王臣不忠使項王失天

下者也遂斬之曰使後為人臣無倣丁公也

武帝元光二年大行王恢建議擊匈奴六月御史大

夫韓安國為護軍將軍衛尉李廣為驍騎將軍太僕

公孫賀為輕車將軍大行王恢為將屯將軍大中

李息為材官將軍三十萬衆屯馬邑谷中誘致單

于欲襲擊之單于覺之引去漢兵追至塞度弗及王

恢等皆罷兵帝怒恢不出擊單于輜重也恢曰始約

入馬邑城兵與單于接而臣擊其輜重可得利今

單于不至而還臣以三萬人衆不敵祇取辱固知還

而斬然完陛下士三萬人於是下恢廷尉廷尉謂恢
逕撓當斬

軍法行而逕留畏縮者要斬逕謂留止也撓屈弱也

恢行千金丞相

蚡蚡不敢言帝而言於太后曰王恢首為馬邑事今
不成而誅恢是為匈奴報讐也帝朝太后太后以蚡
言告帝帝曰首為馬邑事者恢故發天下兵數十萬
從其言如此且縱單于不可得恢所部擊猶頗可得
以慰士大夫心

或當得其輜重衆人也

今不誅恢無以謝天下

於是恢聞迺自殺

後漢光武既命隗囂為西川大將軍時關中將帥數
上書言蜀可擊之狀帝以示囂因使討蜀以効其信

囂乃遣長史上書盛言三輔單弱劉文伯在邊未
謀蜀帝知囂欲持兩端不願天下統一於是稍黜其
禮正君臣之義

建武中西域諸國皆遣使求內屬願請都護帝以天
下初定未遑外事乃還其侍子

明帝善行禮法令分明日晏坐朝幽枉必達

魏太祖初為曹公既破袁紹公收紹書中得許下兩
軍中人書皆焚之曰當紹之強孤猶不能自保而况
衆人乎

文帝初為魏王蜀先主聞太祖薨遣掾韓冉奉書弔

并致賄賂之禮帝惡其因喪求好勅荊州刺史斬冉
絕使命

晉武帝泰始中涼州爲虜所沒河西斷絕帝曰誰能
爲我討此虜乎司馬督馬隆曰臣能平之臣請募勇
士三千人無問所從來率之鼓行而西稟陛下威德
醜虜何足滅哉帝許之乃以隆爲威武太守公卿會
曰六軍旣衆州郡兵多但當用之不宜橫設賞募以
亂嘗典隆小將妄說不可從也帝弗納自隆之西音
問斷絕朝廷憂之或謂已沒後隆使夜到帝撫掌
笑詰朝召羣臣謂曰若從諸卿言是無秦涼也

欲以郭琦爲佐著作郎問琦族人郭彰彰素嫉琦
云不識帝曰若如卿言烏丸家兒能事卿卽堪爲郎
矣遂決意用之

元帝時華嘗爲潁川太守羣賊方盛所在州郡相繼
奔敗亦欲棄郡東度而從兄軼爲帝所誅以此爲疑
先書與驃騎將軍王導導言於帝帝曰兄弟罪不相及
况羣從乎卽召嘗補光祿勳

後魏道武皇始二年八月丙寅朔帝征中山自魯口
進軍嘗山之九門時大疫人馬牛多死帝問疫於諸
將對曰在者纔十四五是時中山猶拒守而饑疫並

臻羣下咸思還比帝知其意因謂之曰斯固天命將若之何四海之人皆可與爲國在吾所以撫之耳何恤乎無民羣臣乃不敢復言

九月慕容賀麟饑窮率三萬餘人出寇新市甲子晦帝進軍討之太史令晁崇奏曰不吉帝曰其義云何對曰昔紂以甲子亡兵家忌之帝曰紂以甲子亡周武不以甲子勝乎崇無以對

孝文引見朝臣詔之曰卿等欲令魏朝齊美於殷周爲令漢晉獨擅於上代咸陽王禧對曰陛下聖明邇運實願邁迹前王帝曰若然將以何事致之爲欲將

身改俗爲仍染前事禧對曰宜應改舊以成日新之美帝曰爲欲止在一身爲欲傳之子孫禧對曰既上代靈長願欲傳之來葉帝曰若然必須改作卿等當各從之不可違也禧對曰上命下從如風靡草帝曰自古以來及諸經籍焉有不先正名而得行禮乎今欲斷諸此語一從正音年三十已上容或不可卒革三十已下見在朝廷之人語音不聽仍舊若有故爲當降爵黜官各宜深戒如此漸習風化可新若仍舊俗恐數代之後伊維之下復成被髮之人王公卿士咸以然不禧對曰實如聖旨宜應改易帝曰朕嘗

與李冲論此冲言四方之士竟知是誰帝者言之卽爲正矣何必改舊從新冲之此言應合死罪乃謂冲曰卿實負社稷合令御史牽下冲免冠陳謝

章武王彬爲汾州刺史時胡民去居等六百餘人保險謀反扇動徒顛彬請兵二萬有司奏許之孝文大怒曰何有動兵馬理也可隨宜肅治若不能靜恬必須大衆者則先斬刺史然後發兵彬奉詔大懼督率州兵身先將士討胡平之李冲爲尚書僕射時孝文引見公卿於清徽堂孝文曰聖人大寶曰位與功是以功成作樂治定制禮今徙極中天創居萬籬雖大

構未成要自條紀畧舉但南有未賓之豎兼克蠻密邇朕夙夜悵惋良在於茲取南之計決矣朕行之謀必矣若依近代也則天子下帷深宮之內唯上古也則有周武親行祚延七百魏晉不征旋踵而隕祚之脩短在德不在征今但以行期未知早晚知機其神乎朕旣非神焉能知也而頃來陰陽卜術之士咸勸朕令征必尅此旣家國大事宜其君臣各盡所見不得以朕先言便致依違退有異同冲對曰夫征戰之法先人之事然後卜筮今卜筮雖吉猶恐人事未備今年秋稔百損嘗實又京師始遷衆業未定加之征

戰以為未可宜至來秋孝文曰僕射之言非惟不合
 朕意之所慮乃有社稷之憂然咫尺寇戎無宜自安
 理湏如此僕射言人事未從亦不必如此朕去十七
 年擁二十萬衆行不出畿甸此人事之盛而非天時
 往年乘機天時乃可而闕人事又致不捷若待人事
 備復非天時若之何如僕射之言便終無征理朕若
 秋行無尅捷三君子竝付司寇

宣武時元正與劉芳爭權量事怨死降為光祿大夫
 又兼宗正卿出為兗州刺史元正臨發帝引見於東
 堂勞勉之元正猶以尺度金石之事國之大經前雖

南臺所彈然猶許更議若議之日願聽臣暫赴帝

曰劉芳學高一時深明典故其所擬者與先朝尺寸
 乃過一黍何得復云先朝之意也兗州既所執不經
 後議之日何待赴也

後周武帝建德六年正月平齊初帝將東伐諸將多
 不願行帝曰機者事之微不可失矣若有沮吾軍者
 朕當以軍法裁之

唐高祖武德二年二月偽涼李軌遣左丞鄧曉來朝
 發其書自稱從弟高祖怒曰李軌謂朕為兄此乃不
 臣之迹當遣偏師往問其罪因拘曉不遣

是歲軌為部下所擒

太宗爲秦王時有說高祖曰突厥頻寇關中者徒以
府藏子女之在京師故也若焚燒長安而不都則胡
寇自止高祖或之遣中書侍郎宇文士及踰南山以
至樊鄧行可居之地將徙都焉隱太子巢刺王及裴
寂竝贊成此計太宗諫曰獫狁孔熾作患中華自古
有之非獨今也周漢竝罹其難未聞遷徙都邑今陛
下聖明統一天下思皇多士帶甲百萬霍去病漢廷
之將帥耳猶且志滅匈奴臣忝備藩維尙使胡塵不
息遂令陛下議欲遷都此臣之責也幸乞聽臣一申
微効取彼頡利以謝中州三數年間必係單于之頸

有遷遷都也快犬羊一旦之情貽後人萬代之耻
高祖大笑曰吾家千里信不虛也於是遂止

貞觀十七年四月太子承乾及魏王泰旣廢黜太宗
謂侍臣曰自今以後太子不道藩王窺伺者悉兩棄
之傳諸子孫以爲永制初太子承乾聞之益懼逆謀
逾甚及承乾敗太宗讓之承乾曰臣貴爲太子更何
所求但爲泰所圖時與朝臣謀自安之計不逞之人
教臣爲不軌之事今若以泰爲太子是落其度內太
宗因謂侍臣曰我若立泰便是儲宮之位可經求而
得也泰立承乾晉王皆不存

王欽若等言晉王謂晉
高宗也史官諱其名

王立泰與承乾可無恙也乃下詔貶泰為順陽郡王府寮為泰親狎者並左遷嶺表

代宗大曆中宰相元載持權歲久寵路日彰朝綱爵賞無不大壞帝思得正人為已腹心漸移載權以肅朝政繇是徵浙西觀察使李栖筠與河南尹張延賞赴闕延賞以地近先至除御史大夫適會前成都府司錄李少良與殿中御史陸珣等密上封事論載得失帝付臺問狀延賞疑懼不敢鞫遂託疾以避其事帝內不能平猶惜人望出延賞為淮南節度比栖筠至即日內制授御史大夫時宰臣不知帝用栖筠及

白麻出日內外震肅栖筠亦正身守道無所顧憚以
酌任遇之恩四五年間載克位而
德宗卽位初劉文喜擅原州有勁兵二萬人閉城拒
守時方炎旱羣情騷動百官上表請赦文喜者衆矣
帝皆不省文喜又使亞將劉海濱入奏於朝海濱密
啟曰臣是陛下藩邸部曲豈從人逆乎必梟其首以
獻今文喜所圖者節制而已願陛下與之文喜得所
欲必怠臣計有所施矣帝曰名器不可以假人爾忠
佇効我節不可得使海濱歸告而擊之如初遂殺文
喜傳首闕下

建中元年九月將作監言請脩內廊是歲孟冬爲魁
罡不利脩作太史請卜佗時帝曰啟塞從時詭妄之
書勿徵乃命脩之

憲宗元和十年御史中丞裴度獻議請討淮西吳元
濟是時王承宗居鎮李師道據鄆外順朝旨內實違
命陰助元濟以爲輔車潛募死士候度趨朝姦發於
通化坊之東街及導從奔散獨有傭者王義堅以拒
之盜持刃斷義臂度雖被傷因得不死其日宰相武
元衡遇害皆以議討元濟者故時論或欲罷度之官
以安二鎮憲宗赫怒以爲罷度之官是姦計無遺朝

綱不振因拜度中書侍郎平章事度亦以平賊報國
爲已任

十一月辛卯詔釋忠武軍大將田穎宋朝隱之罪初
韓弘諸軍使齊力攻討賊嘗徑攻烏重齋之壘烏禦
之中數捨馳請救於李光顏光顏以小澱橋賊之保
也乘其無備使田穎宋朝隱襲而取之遂平其城塹
繇是不克救烏及韓弘以光顏違命取穎及朝隱將
戮之穎及朝隱勇而材軍中皆憺惜之光顏畏弘不
敢畱會中使景忠信至知其情乃矯詔令所在械繫
之走馬入見具以本末聞帝赦忠信矯詔罪卽往釋

穎及朝隱弘及光顏迭以表論帝謂弘使曰穎等違都統令當處死但光顏以其襲賊有功亦可宥之軍有三令五申宜捨此以收來効及以詔諭弘弘不悅十一年正月方討吳元濟拜王承宗翰林學士中書舍人錢徽駕部郎中知制詔蕭俛竝以罷兵爲請時帝業於肆討故出徽俛職以懲言罷兵者

六月高霞寓敗于鐵城是日宰相入對相謂曰帝必有問未知所以對如何或言其不可復用兵狀及對帝曰不然夫一勝一負兵家嘗勢若帝王用兵卽不合敗自古何難以用兵累勝不應留此寇賊今但論

此兵合用與否及朝廷制置當否耳卿等唯湏要官處置將帥有不可者去之勿疑兵力物力有不足者速與應接何得以一將失利便沮成計於是裴度之請必行言罷兵者亦稍稍止

穆宗卽位初幽州盧龍軍節度使劉總頰獻表章請分割當管土地及進征馬以明忠懇朝廷自宰臣公卿以下皆疑其詐帝獨推誠納之

後唐莊宗以哀帝天祐三年正月嗣晉王位於太原四月召潞州行營將周德威歸晉陽時梁軍圍上黨梁祖自將兵至澤州旣見班師知其國禍以爲潞州

必取援軍無復再舉遂停斥侯梁祖亦自澤州歸維
帝知其不備籌之曰賊師寢謀 唯憚先帝今聞我
新有家禍必謂不能興師又以我少年嗣位未習戎
事幸聞變故必有驕怠之心若簡練兵甲倍道兼行
出其不意以吾憤激之衆擊彼驕惰之師拉朽摧枯
未方其易解圍定霸在此一役遂率親軍直抵夾城
梁軍大恐南向奔走投戈委甲噎塞行路俘斬萬級
梁祖聞其敗也大懼旣而歎曰生子當如是李氏不
亡矣吾家諸子豚犬爾

天祐七年十一月梁祖遣供奉官杜廷隱丁延徽監

魏將夏謹兵三千分入深冀言懼幽州侵軼就糧守
禦爲名旣而皆殺郡兵鎮州王容遣使楊審謀乞師
于帝帝集軍吏議出師之謀或曰鎮人首贊僞梁推
崇僭竊稱藩納賂重以婚姻今又未見釁端必無離
貳賊將前圖深冀趙人殊不枝梧量彼事情恐苞姦
計兵者機事不可輕行但且按甲治兵徐觀勝負實
知其病則與之師帝曰不然趙王比無經遠之謀繕
甲治兵幸保一隅之地擾之則離叛姑息則稱藩逆
溫雖及於前朝王氏不殊於曩昔當本朝承平之日
猶或叛或臣逆溫雖納女和親未及壽安公主旣懼

逆溫窺盜則思反及偷安况劉守光坐握勝兵逼於東境我又養兵練卒壓彼西隣南距逆溫僅餘千里我與守光合勢王公不得不憂昨告我乞盟必如此筭逆溫知吾和好人情固有猜嫌詭計發兵懼我合鬪我若遲迴不救則落彼奸謀既違要約之言又失輔車之勢勝負之理斷自予懷師出井陘破賊必矣乃遣周德威將兵赴援屯於趙州梁祖既令杜延隱等襲深冀以寧國軍節度使王景仁爲北面行營都招討使韓勅爲副相州刺史李思安爲前鋒會軍於魏州時汴之知數者仇殷謂梁祖曰是日太陰虧不

利出師因命退軍

同光元年九月壬寅朔在朝城梁將段凝兵至臨河已南與騎兵接戰是時澤潞叛渙衛州黎陽爲梁所據自棄德勝澶州已西相州已南寇鈔日至編戶流亡稅額漸少計其軍賦不支半年又王都盧文進誘扇契丹每過瀛涿恐草枯水合深入侵攻又聞汴人將畱大舉帝深憂之召詔諸將吏謀其大舉或對曰今汴人躁動但緣我襲取鄆州自我得汶陽以來須大將固守城門之外元是賊疆以臣料之得不如喪今若馳檄告諭梁主却取衛州黎陽以易鄆州指河

爲界約且休兵待我國力稍集則議改圖帝曰嘻行此謀則吾無葬地矣詔問郭崇韜對曰臣不知書不敢遠徵古昔可以時事言之且陛下十五年仗義興兵爲雪家仇國耻甲冑生蟻蝨黎人困輓輸今旣纂大號河朔士庶日望平定中原纔得汶陽彈丸之地而不能有何畫有中夏乎將來歲賦不充物議怨讟設若割河爲界誰爲陛下守之自康延孝言事後來晝夜籌度料我兵力筭賊事機不出今年雖雄決矣且汴人決河自滑至鄆非舟楫不能濟渡近自賊中來皆言汴州無備悉以河南精兵在段凝麾下王彥

章師衆萬餘時寇鄆郊後旣以大軍臨我南鄙復又憑恃決河牽制我軍謂我不能南渡志在收復鄆州外以彥章之兵朝夕侵寇內與奸人搖動幸有變生此汴人之深謀也段凝雖有精兵素無將略緩急機權未能獨斷臣有末策雖爲狂妄敢不盡言唯陛下留之臣謂段凝保守河壩苟欲持我但留兵守禦保固楊劉陛下親御六軍與鄆州合勢長驅倍道直向汴州汴旣無兵望風自潰若旣僞豎授首賊將自然倒戈半月之間天下大定臣終始畫度成敗已決且今秋不稔兵糧纔支數月糧盡兵散坐見不堪決計

則成敗未知端坐則今年不濟力屈勢窮稅駕無所
臣聞作舍道邊三年不成采浮言故也帝王應運必
有天命成敗天也唯在陛下獨斷發言盈庭而孰是
臧否帝曰正合朕意大丈夫得則爲王失則爲虜行
計決矣詔問司天皆曰陛下但棄鄆州且守河朔天
文歲時不利深入必無成功郭崇韜奏古之命將鑿
函門出軍示其果敢况一人親征成筭已定區區嘗
談無足據也是月梁將王彥章率衆至汶河明宗遣
騎軍偵視至遮坊鎮兵來挑戰王師以精騎擊之渡
汶水大敗之生擒梁將任釗田章等三百人俘斬二

百級彥章引衆保中鄆明宗飛驛告捷帝置酒大悅
且曰鄆州之捷實壯我謀繇是決行渡河之策遂尋

宋氏

明宗初入雒所司議卽位儀注霍彥威孔循等言唐
之運歷已衰不如自創新號因請改國號不從上德
帝問藩邸侍臣左右奏曰先帝以錫姓宗屬爲唐雪
冤以繼唐祚今梁朝舊人不願殿下稱唐請更名號
曰予年十三事獻祖以予宗屬愛幸不異所生事武
皇三十年排難解紛櫛風沐雨冒血刃戰體無完膚
有艱險之不歷武皇功業卽予功業也先帝天下卽

予之天下也兄亡弟紹於義何嫌且同宗異號出何
典禮歷之衰隆吾自當之衆之莠言吾無取也時羣
臣集議依違不定唯吏部尚書李琪議曰殿下宗室
勲賢立大功於三世一朝兩泣赴難安定宗社撫事
因心不失舊物若別新統制則先朝便是路人煢煢
梓宮何所歸往不惟殿下感舊君之義羣臣何安請
以本朝言之則睿宗文宗武宗皆以兄弟出繼卽位
柩前如儲后之儀可也於是羣議始定

天成中車駕在汴樞密使安重誨延諸藩侯議平吳
之舉霍彥威擁其利害事未能決翌日聞僞吳昇府
節度使徐溫卒議在必行帝謂侍臣曰四海之內唯
淮南未賓正朔棄彼紛紜適宜吊伐朕豈貪土疆耶
姑務德訓兵後畲未晚又供奉官丁延徽盜倉糧禁
繫經年延徽性纖巧權貴多庇護比望至應聖節則
釋放乃至節前中要取聖旨放繫囚明宗盜倉
糧官典外餘可疎放侍衛指揮使張從賓言帝多
容之因奏佗事從賓言及延徽情非盜粟意本賂填
帝曰食我厚祿偷我倉儲期於決死蘇秦說予不得
非但卿言衆於是不敢言翼日帝御中興殿謂近臣
曰丁延徽禁繫經年竊盜倉儲何湏擁護不然則合

原則原淹滯如此復何計較耶既知擁護不及乃據法守具獄斷決

華溫琪初事莊宗爲秦州節度使明宗卽位因入廟願留闕下明宗嘉而許之除左驍騎上將軍歲餘明宗謂樞密使安重誨曰溫琪舊人宜選一重鎮處之重誨奏以天下無闕佗日又言之重誨素強悞對曰臣累奏未有闕處可替者惟樞密使而已明宗曰可重誨不能答溫琪聞其事懼近臣所怒與重誨俱各稱疾繇是數月不出竟拜華州節度

周世宗顯德元年正月卽位二月丁卯河東賊將張

揮率前鋒自團栢谷入寇營於梁候驛攻劫堡柵殺掠焚燒所至盪盡潞州李筠遣護軍穆令均率步騎千人拒之時帝議親征詢于執事者中書令馮道等奏曰劉崇自平陽奔遁之後勢弱氣奪未有復振之理竊慮聲言自來誘語於我兼以陛下纂嗣之初先帝山陵有日人心搖動不宜輕舉命將禦寇深以爲便帝曰劉崇幸我大喪聞我新立自謂良便必發狂謀誑惑人心勾誘比虜謂天下可取謂神器可圖此際必來故無疑爾時馮道以帝銳意于親征恐非萬全之策因固諫之帝曰昔唐太宗創業天下草寇靡

不親征朕亦何憚焉道曰陛下亦不可效太宗帝又曰劉崇烏合之衆首遇王師必如山壓卵爾道對曰山壓卵固不敵不知陛下終作得山定否帝不悅而罷三月癸未帝降御札親征壬辰次澤州甲午戰于高平大將樊愛能何徽等失律帝自率親騎臨陣督戰諸將分兵追襲勢若風雨僵尸棄甲填滿山谷己亥宴從官於潞州之衙署是日誅樊愛能何徽及諸將軍較監押使臣等共七十餘人以高平地見賊奔遁故也又斬開封府馬步軍都指揮使郭令崑以臨陣遷延不應指使也愛能暨徽皆自戎伍而爲列較

漢末太祖自鄴入平內難各率部兵以從及太祖踐祚累加擢用尋以愛能爲侍衛馬軍都較徽爲侍衛步軍都較皆遙領節制其寵遇委用非不至也而姦猾爲性臨事顧望至是與劉崇對軍愛能望賊而遁徽所部兵未及成列爲蹂踐而散旣伏誅中外無不盛稱帝之英斷自是驕將惰卒股慄而知懼矣顯德二年正月帝謂宰相等曰朕昨昇府州爲節鎮就拜折德辰爲帥而夏州李彝興以土壤相接惡其與己竝爲藩鎮乃敢扼塞道路阻絕使臣卿等以爲如何宰臣奏曰夏州地起邊徼朝廷向來嘗與優借

府州甚爲褊小近建節旄得之何利失之無害且宜撫諭彞興庶合大體上曰折德辰三數年來竭盡心力禦捍劉崇如何一旦棄之度外且夏州雖產羊馬博易資貨悉在中土黨與阻絕何能爲之乃命供奉官齊藏珍齎詔書責其悖慢諭以安危後彞興果恐懼俯伏聽命焉

十一月帝謂侍臣曰近以開廣京城存歿皆有起動若聽汎言卒行未得沸騰之語朕自當之久遠卽當利於人矣

五年三月親征淮南關東沛州有賊舩數百隻乃命殿前都虞侯慕容延釗及右神武統軍宋延渥帥師以討之將行令延釗帥驍騎登陸而往延渥督舟師沿江而下時議者云徑趣江路恐非良策若取襄河而往保無憂矣唯帝獨斷不移未幾延釗上言大破賊軍於東沛州

明察

夫王者鍾五行之秀膺三靈之眷奄有四海爲天下君仰之如日無幽而不燭畏之如神雖微而必察繇是下情靡不上通諛說無以自進含忠履潔之士得以効其所能匪躬盡瘁之臣得以保乎終吉自西漢

而下蓋有體資明智內懷聰睿邇言必究其所自至
精冥合於惟幾使奸邪無所云為勲勞護於全度刑
賞不濫而政化以清垂之策書斯為美矣

虞舜明四目達四聰

廣視聽於四方使天下無壅塞

漢昭帝元鳳元年九月鄂邑長公主燕王旦與左將
軍上官桀桀子驃騎將軍安御史大夫桑弘羊皆謀
反伏誅初桀安父子與大將軍光爭權欲害之詐使
人為燕王旦上書言光罪時帝年十四覺其詐後有
譖光者帝輒怒曰大將軍國家忠臣先帝所屬敢有
譖毀者坐之光繇是得盡忠

後漢明帝日晏坐朝幽枉必達內外無倖曲之私

魏太祖知人善察難眩以偽建安末以毛玠為東曹
掾典選舉大軍還鄴議所并省玠請謁不行時人憚
之咸欲省東曹乃共白曰舊西曹為次宜省東曹太
祖知其情令曰日出於東月盛於東凡人言方亦復
先東何以省東曹遂省西曹

衛臻為漢黃門侍郎東郡朱越謀反引臻太祖令曰
孤與卿君同共舉事加欽令問始聞越言固自不信
及得苟令君書具亮忠誠

晉元帝時王敦為荊州牧會湘州刺史甘卓遷梁州

明察
敦欲以從事中郎陳頌代卓帝不從更以譙王承鎮
湘州敦復上表陳古今忠臣見疑於君而蒼蠅之人
交構其間欲以感動天子帝愈忌憚之

成帝少而聰敏有成人之量南頓王宗之誅也帝不
知之及蕪峻平問庾亮曰當日白頭公何在亮對以
謀反伏誅帝泣謂亮曰舅言人作賊便殺之人言舅
作賊復若何亮懼變色

後魏太武帝雅長聽察瞬息之間下人無以措其姦
獻文帝勤於治功百僚內外莫不震肅及傳位孝文
猶躬覽萬幾政刑嚴明顯拔清節汰貪鄙牧守之

廉潔往往聞焉

唐高祖初軍國多務奏請填委臨朝處分割夾如流
每發其姦伏皆出人之意表

太宗貞觀中代州都督劉蘭謀反要斬黨與六人皆
伏誅蘭既斬右武侯將軍丘行恭探其心肝而食之
太宗聞而歎之曰刑典自有嘗科何至如此必若食
逆心肝者而爲忠孝則劉蘭之心爲太子諸王所食
豈至卿乎行恭慙而拜謝

高宗永徽二年詔弓月道副總管高德逸帝馬而德
逸自取駿者大理卿李道裕奏曰此馬異嘗請實中

廐高宗曰道裕法官職在決斷進馬之事非其所司請以馬送北門妄希我意深乖法官之體豈朕行事不爲羣下所知耶朕今自咎未能卽黜道裕

玄宗開元二十五年以太子瑛得罪召左相李林甫議立副君時武惠妃承寵林甫希旨因以惠妃子壽王瑁對玄宗不可竟册立肅宗林甫繇是恐不利已乃起妃族韋堅柳勣之獄數危於肅宗肅宗推誠守道卒不自明玄宗亦聖慮獨斷意無所忌

代宗大曆八年閏十一月右僕射裴遵慶之侄孫倩擿登聞鼓告遵慶謀反帝曰此必大謬乃下有司鞠倩果風狂誣罔伏罪杖倩四十配流潭州百姓

德宗貞元中左司郎中盧徵騷遷給事中戶部侍郎竇參深遇之參爲相倚以自代會同州刺史缺參請以尙書左丞趙憬補之特詔用徵以間參腹心也

憲宗元和十二年九月己亥貶京兆尹竇易直爲荊州刺史初萬年捕賊尉韓晤以姦贓發易直使法曹椽韋正叔鞠之得贓三十萬帝意其未盡令復鞠之果得贓三百萬故罪正叔而貶易直韓晤除名配流

昭州

文宗開成元年十月癸丑御紫宸殿宰臣李固言奏

御史臺推金部員外郎判度支案韓益賊狀李石奏曰臣以其頗會錢穀是以錄用不謂如此貪猥帝曰宰相但知人卽用有過卽懲李石所用人且不掩藏罪過可謂至公從來宰相用人卽有過犯又不欲令有司舉察此大病也但知者舉之舉不失職從而獎之自然易得其人何必隱惡

武宗御殿受冊是月九日雨至十四日轉甚乃改用二十三日時有織人告中尉仇士良言宰相作赦書欲減削禁軍衣糧馬草料士良怒曰必有如此軍人須至樓前作鬧宰相李德裕等知之請開延英訊其

事帝曰姦人之詞也召兩軍中尉諭之曰赦書出自朕意不繇宰相况未施行公等安得此言士良惶恐謝之是日晴霽

後唐明宗天成三年八月宰臣王建立請患假累日不朝帝謂侍臣曰建立欲退三司又今稱病人有託疾得疾者不宜如此

長興元年四月十八日收復河中斬楊彥溫傳首來獻初彥溫莊宗朝累遷裨將天成初末帝出鎮河中奏爲衙將善遇之至是彥溫承安重誨意乘末帝閱馬於黃龍莊據州城謀叛末帝尋遣人詰之曰吾善

待汝何苦爲叛彥溫報曰某非敢負恩緣奉樞密院
宣頭令某拒命請相公但歸朝廷蒲民感末帝惠養
之恩揭竿持挺敵彥溫之徒者甚衆竟以堅甲利兵
不勝而退數日詔末帝歸朝帝疑其詐不欲興兵授
彥溫絳州刺史安重誨堅請出師卽命西京畱守索
自通侍衛步軍都指揮使樂彥稠等率兵攻之五日
而敗自閉門及敗凡十三日初彥稠出師帝戒之曰
與朕生致彥溫吾將自訊及收城斬首傳送帝怒彥
稠等時議者以當時四海帖然五兵載戢蒲非邊郡
近在國門而彥溫安敢任悖皆以爲安重誨方弄權

柄榮等從諸王敬事不暇獨忌末帝威名夙著已素
在其下每於帝前屢言其短帝旣鍾慈愛不聽重誨
巧作規圖冀能傾陷也彥溫旣誅末帝在清化宅重
誨謂馮道等曰蒲帥失守責帥之義法當如何公等
安得緘言重誨諷道等論列欲致末帝於有過之地
翼日起居馮道奏合行朝典帝不說謂宰臣曰吾兒
爲奸黨所傾未明皂白公等發此言是不欲畱在人
間也趙鳳堅奏春秋責帥之義所以激勵藩守帝曰
皆非公等意也二人惶悚而退居數日帝於中興殿
見宰臣趙鳳承重誨意又再論列帝問侍臣他事無

所言翼日重誨復自論列帝曰卿欲如何制置吾便隨汝重誨曰於陛下父子之間臣不合若言一稟聖旨帝曰從他私第閒坐何煩奏也乃止
二年三月丙寅制末帝授光祿大夫簡較太傅左衛大將軍兼御史大夫上柱國仍封隴西郡開國公食邑一千戶賜推忠佐運功臣時安重誨出鎮河中帝遣中使召見末帝泣而諭曰如重誨意爾安得更見予賴我心自正繇是宣制行此宮衛之命

三年正月武德使秦內宿殿直張繼榮等三人俱失銀帶帝曰內庭豈有盜耶莫是失物人妄訴否宣徽使朱弘昭承旨鞫問果如帝言遂以其罪罪之

劉鼎爲吏部員外郎判吏部南曹與司封郎中曹探同注擬三銓選人崔銳卜延嗣而下違格楊光嗣年貌不同文書踰濫令史趙廣李仁遇王瓌等伏罪中書門下轄本司官員各取狀崔居儉等注擬依格超折准勅及堂判不違理例盧文紀執奏本司各以伏過官員有失各望罰兩月俸狀入樞密直學士呂琦讀奏帝問居儉等過失琦對曰勅命許超折此不言資數當判又更促之銓司何罪大抵盧文紀與居儉情不相協倚撫瑕類欲其有玷帝曰公理何在是日

詔曰居儉等旣准勅文微失不足爲累竝放
晉高祖初爲太原尹明而難犯帝素好施施物必精
嘗以百緡贈客謂所賚牙吏曰吾本救人爾勿受遺
因密使步健躡而偵之果棄束素以還帝怒笞背遺
焉左右畏之有如神明
天福四年六月陳郡民王武穿地得黃金數餅州取
而貢之帝曰宿藏之物旣非符寶不合入官遂召所
獲之家至闕給而遣之

五年八月李崧因帝顧問遂言諸州倉糧皆於帳計
之外所剩頗多帝曰多納害民罪同在法其倉督等
特貸其命各宜懲斷

周世宗顯德元年十二月帝謂侍臣曰朕昔居邸第
嘗聞州郡林落之間有不務營生以狡蠹自負虛構
辭訟恐動人民者卿閭相畏不與之爭官吏避事不
懲其咎得志斯久爲害亦深朕切不喜之宜委諸處
錄事參軍縣令等密具申奏卽與除去令佐之官最
親吾民也事之損益爭不細知此後直許條奏有允
當者必獎用之

二年正月帝謂侍臣曰近觀三司累奏以漕運綱官
拌和官物處極刑者數人朕聞轉漕之物向未例給

斗耗自晉漢以來不與支破且倉廩所納嘗賦皆是
新物尚破省耗况水路所般豈無耗折忍令犯者斷
寃處死起今後每石與耗一斗苟有所犯人必甘心
六月親錄囚於內苑先是汝州潁橋鎮百姓馬遇詣
闕上訴以其父温與其弟福超具爲本鎮鎮將史彥
鐸所誣寃死於獄中及令所司按鞫終不能辨之帝
遂召入內園親自錄問果得其實以馬氏無辜寃
死賜其家粟麥各一十石絹三十疋議者咸以爲神
是時諸侯聞者無不躬親於獄訟焉

册府元龜

册府元龜

淮南李嗣京參闕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琦較釋

帝王部

五十八

勤政 守法 其塗致治

勤政

易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傳曰人道敏政况乎
宇宙之大民物之衆內撫諸夏外安百蠻體元以立
制建侯以共治禮樂征伐於是乎在三皇以前風俗

册府元龜

帝王部

卷之五十八

簡朴雖曰無為無不為也五帝神聖其臣莫能及故
 自親事處乎法宮之中明堂之上朝以聽政晝以訪
 問暮以條令故虞書曰無怠無荒四夷來王夏禹則
 曰予思日夜孜孜商書則曰先王昧爽不顯坐以待旦
 周書梓材曰既勤撲斲惟其塗丹雘無逸曰文王自
 朝至於日中豈不遑暇食用咸和萬民乃至未明求
 衣齋居決事親臨庶獄延見大臣議論講貫或至夜
 分斯則聖人之用心也始乎勞終乎逸若雲行雨施
 春生秋歛而歲功成矣

敬中宗太戊嚴恭寅畏天命自度周法度也治民祇懼不

敢荒寧知民之勞苦不敢荒廢自安也故享國七十五年

高宗武丁不敢荒寧嘉靖殷邦至於小大無怨故饗

國五十五年

周文王日中豈不暇食享國五十年

宣王將朝諸侯以夜未央之時問夜早晚故庭燎之

詩美其能自勤以政事

漢宣帝地節二年五月始親政事令群臣得奏封事

以知下情五日一聽事自丞相以下各奉職奏事以

傳奏其言考試功能

三年十二月初置廷尉平季秋後請讞時嘗幸宣室

齋居而決事獄刑號為平矣

後漢光武每旦視朝日晏乃罷數引公卿郎將講論
 經理夜分乃寐皇太子見帝勤勞不怠承間諫曰陛
 下有湯禹之明失黃老養性之福願願愛精神優游
 自寧帝曰我自樂此不為疲也又以手迹賜方國者
 皆一札十行細書成文說文曰札牒也勤儉之風行於上下
 數引公卿郎將列于禁坐禁坐列御坐也廣求民瘼觀納風
 謠故能內外匪解百姓寬息自臨宰邦邑者競能其
 官

順帝永建元年九月初令三公尚書入奏事

魏文帝黃初五年五月有司以公卿朝朔望日因奏
 疑事聽斷大政論辨得失是年帝南巡觀兵於吳雷
 司馬宣王鎮許昌錄尚書事宣王固辭帝曰吾於庶
 事以夜繼晝無須臾寧息此非以為榮乃分憂耳
 明帝舍垢藏疾容受直言聽受吏民士庶上書一月
 之中至數十百封雖文辭鄙陋猶覽省究竟無厭怠
 太和三年改平望觀曰聽訟觀帝嘗言獄者天下之
 性命也每斷大獄常幸聽訟親臨聽之
 晉武帝泰始四年帝臨聽訟觀錄廷尉雒陽獄囚親
 平決焉

元帝太興元年新作聽訟觀

四年四月辛亥帝親覽庶獄

明帝大寧二年四月詔曰大事初定其命維新其令
太宰司徒已下詣都坐參議政道諸所因革務盡事
中

成帝咸康六年初依中興故事朔望聽政於東堂

後魏孝文太和十五年五月己亥議改律令於東明

觀親折疑獄七月乙酉車駕巡省京邑聽訟而還

十六年二月幸北部曹歷觀諸省巡京邑聽理寬訟

五月詔群臣於皇信堂更定律條流徒限制帝親臨

決之

十七年五月帝臨朝嘗引見公卿已下決疑政錄囚
徒

二十年二月辛丑帝幸華林園聽訟於都亭

八月壬辰朔幸華林園親錄囚徒咸降本罪二等決

遣之帝聽覽政事莫不從善如流哀矜百姓嘗思所

以濟益天地五郊宗廟二分之禮嘗必躬親不以寒

暑為倦尚書奏案多自尋省百官大小無不留心務

於周洽嘗臨朝堂謂太子太傅穆亮曰三代之禮日

出視朝自漢魏以降禮儀漸殺晉令有朔望集公卿

於廟堂而論政事亦無天子親臨之文今因卿等口中之集中前則卿等自論政事中後與卿等共議可否遂命讀奏案帝親自決之
宣帝正始元年八月詔雒陽令有大事聽面敷奏
永平元年六月詔曰慎獄重刑著於往誥朕御茲寶曆明鑒未遠斷決煩疑寔有攸愧可依雒陽舊圖修聽訟觀農隙起功及冬令就當與王公卿士親臨錄問

延昌二年正月帝御申訟車親理寃訟

六月帝御申訟車親理寃訟

三年四月帝御申訟車親理寃訟

孝明熙平二年九月詔曰察訟理寃實爲政首躬親聽覽民信所繇比日諒闇之中治綱未振獄犴繁廣嗟訴驟聞雖曰司存每多誣壅曾是寡德實深矜愷自今月望當輒出城闕親納滯枉主者可宣諸近遠感使聞知

孝昌二年二月甲申帝皇太后臨大夏門親覽寃訟
孝莊建義元年五月詔曰自孝昌之季法令昏瞶懷忠守素壅滯莫申深怨宿憾控告靡所其有事在通途橫被疑異名例無爽枉見排抑或選舉不平或賦

役煩苛諸如此者不可具記其有訴人經公車注不合者悉集華林東門朕當親理冤獄以申積滯

出帝太昌元年五月癸亥朔帝於華林園納訟

六月己卯帝臨顯陽殿納訟

承熙三年五月庚子又幸華林都亭納訟

西魏文帝大統五年秋七月詔自今嘗以朔望親閱

京師見囚徒

後周明帝武成元年正月己亥聽政訟於正武殿

武宗保定三年四月帝御正武殿親錄囚徒

建德元年十二月己丑帝御正武殿親錄囚徒至夜

而罷

二年十二月戊午聽訟於正武殿自旦至夜繼之以

燭

六年五月辛亥御正武殿錄囚徒

隋高祖初卽位乘輿四出路逢上表省者則駐馬親

自臨問或潛遣行人採聽風俗吏治得失民間疾苦

無不留意

開皇二年十二月丁亥親錄囚徒

四年九月乙巳親錄囚徒

十年七月庚戌親錄囚徒

十二年八月戊戌親錄囚徒

十七年三月辛酉親錄囚徒

十八年十二月甲戌親錄囚徒

唐高祖武帝元年六月謂侍臣曰每有章奏朕所親覽其詣闕者並卽引見不得輒相止抑致有幽在

九月己巳親錄囚徒

二年閏二月親錄囚徒多所原放

三年八月親省囚徒多所寬宥

八年二月癸未親錄囚徒多所原放

太宗以武德九年八月甲午卽位十二月癸未謂司

空裴寂曰比有上書奏事條數甚多朕摠括之屋壁出入觀省所以孜孜不倦者欲盡臣下之情每一思治或二更方寢亦望公輩用心不倦以副朕之心也貞觀二年五月癸丑謂侍臣曰書不云乎夫人民有欲無主乃亂故樹君以治之然而不能獨治必藉良佐以相輔弼朕今臨御天下子養生民思弘君道以安百姓卿等豈不見隋主爲君不恤民事君臣失道民叛國亡公卿貴臣暴骸原野毒流百姓禍及其身朕每念及於斯未嘗不忘寢輟食所以師古作法不敢任情欲共卿等不爲逸豫唯務治民湏君臣相體

善惡必陳問公卿以下皆難於言朕豈開延之道有所不盡乎勅中書令侍中於朝堂受詞訟衆庶以上有陳事者悉令封上帝皆親覽焉

二年八月甲戌幸朝堂親覽冤屈

二年十二月辛酉親錄囚徒多所原放

十年十二月親錄囚徒

十五年四月親錄雒州河南雒陽二縣及行從諸司囚徒

十一月庚子錄在京囚徒多所原宥

十六年七月謂侍臣曰朕數詔公等欲聞愆闕庶幾

善道以匡不逮耳今嘗達夜不寢思爲政術非唯憂勤百姓亦欲貽法後昆司空長孫無忌奏聞古來撥亂之主載籍所存天造草昧之辰爰始經綸之日何嘗不思聞帝道祇奉王度及卽位之後漸染驕盈詩云鮮克有終此非虛說陛下君臨四海將二十載視朝以後每畱群臣陛下爲解威嚴貸以顏色唯欲其論國家善惡用康政化哀愍黎元聖情轉切此豈臣等獨蒙恩澤四海蒼生誰不幸甚

十七年二月己亥帝親慮囚徒非傷化害物者多所降宥帝以天下太平勵精風化每旦召見三品以上

賜食御前初發德音必先政道獎誘臣下令各有所
陳羣臣雖無可進說帝必深叙戒懼

七年辛丑謂公卿曰朕聞隋煬帝對羣臣未嘗言及
政道朕實以政事切心若見卿等不覺自然發言司
徒長孫無忌曰臣聞欲知國之存亡先觀其爲政此
隋所以喪陛下所以興也

八月帝見諸方便使人先問其田苗善惡百姓疾苦奏
稱百姓更無疾患而今茲有年因謂羣臣曰自去秋
不雨涉茲春夏積旱三時野無青草中心休惕無秋
稼之望迄於夏季方降甘雨今此年豐上天所賜雖

祥瑞之美無以加焉

十八年二月丙辰帝謂侍臣曰天下靜亂必在於君
化以成俗亦繇其主朕少小軍旅於學業恨不能該
覽經史撮其善事爲百姓行之

二十一年正月詔以無識之徒自蹈刑憲者宜順陽
和時申恩惠諸司見禁囚並宜將過詳其輕重自此
以後每視朝錄禁囚二百人帝親自案問降死至流
流入徒徒入杖杖者並放

二十二年閏十一月癸巳親錄囚徒多所原遣

高宗永徽元年正月召朝集使謂之曰朕初登大位

固以黎庶爲心事有不便於萬姓者各宜面奏有不盡者亦任封進自是每日引刺史十人入閣問以百姓疾苦及其政理

顯慶四年十月壬辰親慮在京囚徒多所降免

龍朔三年二月庚戌勅京城見禁囚每日將二十人過帝自慮之多所原免慮不盡者仍令皇太子於百福殿慮之

咸亨二年六月癸巳以時旱親慮囚徒多所原宥仍令沛王賢慮諸司囚周王顯慮維州及兩縣囚中宗景龍二年六月壬寅親慮囚徒多所原宥

玄宗開元五年七月引畿縣令見於別殿帝謂之曰諸縣令等朕聞春夏以來苗稼甚好近日稍多雨水深慮漂浸田疇只如鞏縣密縣汜水等旣山水暴下衝突廬舍至於百姓溺者數人言念於茲不忘鑒寐雖已遣御史簡較安存卿是親人之官若爲優恤亦知今歲蝗不爲災避境有徵深嘉稱職未知在外疾病多少差科賦歛得均平否

十一年諸州朝集使來見帝謂之曰卿等遠來並平安好今歲收穫何如去年百姓之間有何疾疢鰥寡惸獨及行人之家若爲優恤使得存濟卿等初到且

歸休息數日之後與有司計事以聞

二十五年十一月諸州朝集使見勅曰朕比擇長吏兼分命使臣所與安人佇彼成績未知去歲之後至今秋以來郡縣之間如何致理招攜復業何爲處置頃聞諸道路遠近稍熟百姓貯積多少卿等親人之職庶事合知宜以實言用慰虛佇

天寶十四載六月壬辰帝親慮囚徒

肅宗至德二年正月庚申臨軒引侍臣議時政得失代宗保應元年九月壬午御延英殿會宰臣等議政事自辰至午乃罷丙戌御延英殿會宰臣等議政事

自辰至巳乃罷

大曆三年十月庚辰代宗御延英殿引萬年長安兩縣令及諸畿縣令見

十年五月乙卯帝視朝以班列人少謂宰臣曰朕每日聽政未嘗不晨興公卿大夫豈忘恭恪宰臣等再拜引過陳謝退而告示朝臣聞之者莫不怵惕德宗貞元元年十二月以蝗螟之後流庸未復詔延英視事日令營參官七人對見對以時政得失自是頗有忤訐不適事理者悉優容而遣之

三年四月庚申詔曰蕃寇雖退疆理猶虞安邊之策

必有良筭各委嘗叅官具所見封進每坐日三四人
陳奏利害

四年六月召京兆府諸縣令對於延英殿訪人疾苦
誨之各賜衣一襲

甲申中書門下奏大理卿于頔太嘗卿董晉兵部侍
郎李紆京兆尹李佐吏部員外郎李渭曾任刺史司
農卿薛珽太府少卿韋華太理少卿李速戶部郎中
盧紹倉工部郎中龐參曾任縣令及長安令竇申萬
年令李融竝有理行於是令頔等與刺史言於左丞
相廳珽等於右丞廳言畢各條奏

六年七月召京兆府諸縣令對延英殿問人疾苦各
賜衣一襲

七年十月司農卿李模免官初司農當供三宮冬菜
三千車以度支給車直稍賤又阻雨菜敗模以度支
爲辭帝責其不先聞故免之先是模奏司農菜不足
請京兆府市之尹薛珽萬年令韋彤乃禁人科賣帝
命奪珽俸一月彤俸三月繇是每遇延英殿令諸司
長官二人引見方問謂之巡對

十一年二月黔中觀察使崔穆爲部人告贓二十七
萬貫及他犯監察御史李直方往黔州覆案近事雨

晦無對見者是日雨止重之延英殿召見直方遣焉
憲宗元和二年銳於政理謂宰相裴垕曰朕聽政之
暇徧讀列聖實錄見貞觀開元時事竦慕不能釋卷
又曰太宗之創業如此玄宗之致理如此我讀國史
始知萬倍不及先聖當先聖之代猶須相與百官同
心輔助豈朕今日獨能爲理哉事有乖宜必望卿盡
力扶掖垕等蹈舞進賀曰陛下言及於此是又宗社
無疆之福臣等駑劣不副聖心垕亦夜夜奉上每因
敷奏復引太宗躬勤聽覽以諷帝帝嘗納用卽是延
英議政晝漏率下五六刻仍詔自今兩省當每坐日
一人對來

八年六月辛亥朔以時積雨延英門不開者十五日
至是帝使謂宰臣等曰每至三日雨亦對來
十三年九月戊子自八月壬申雨至是暫霽翼日復
降乙丑雨雪深數尺人有凍死者宰臣因對請放朝
帝曰沍寒放朝固其所也然吾樂與卿等相見退居
深宮誰可與語耶

十四年八月己未謂宰臣曰今天下雖漸平尤須勤
於政理若偶休假類不坐有事卽詣延英請對勿拘
嘗制先是宰臣奏事於延英雀羣以秋暑方甚不敢

盡久其辭顧同列將出帝止之曰數日方與卿一相見時雖尚熱朕不爲勞因固留羣臣等久之方退穆宗以元和十九年正月卽位八月乙亥幸勤政樓問人疾苦

文宗太和元年三月御紫宸殿延英視事者凡十一刻宰臣得以口陳大政帝皆虛心聽納異日對翰林學士於思政殿對南北軍使於麟德殿泊諸蕃使者諸道進奏官皆得引謁故事隻日皇帝視朝其隻日百官但奉朝請退帝旣勤於爲理其後欲與宰相間日論政或當放朝輟朝皆令用隻日

五月甲申召待制官禮部侍郎崔郾工部侍郎獨孤朗日對一刻特待制官命之舊矣近歲虛設其名未嘗引覲及此屢召咨以時政

六月召百司庶務有不便於人者各委長吏悉心陳列無使壅於上聞

開成元年正月乙巳帝御紫宸殿宰臣鄭覃李石進曰陛下改元御殿中外寧謐今於京兆府一年租稅又停天下四節進奉恩澤所該實當要切近年赦令皆不及此帝曰朕務行其實不欲崇長空文覃曰在守之而已石曰赦書須內置一本陛下時看之又十

道黜陟使去日更付與公事根本令向外與長吏詳
擇施行方進利害之要帝召監倉御史問太倉粟數
御史崔虞對見粟有二百五十萬石帝曰無九年之
蓄曰不足無六年之蓄曰急無三年之蓄曰國非其
國令約歲費不少而所蓄非多誠深可軫慮石曰京
畿類旱無以添置待臣來年徵兩稅麥時納麥穀時
納穀自然國儲漸實人亦樂輸帝曰如今用粟處且
給價錢來年折納務優人農覃曰若不優之折納為
害石又奏涇陽水利方春作時請禁碾磑秋冬水閑
任却動用覃曰務農乃原其本也游手末作自當衰

止帝曰百司弛慢要重條舉因指御爐曰此物始亦
華好用之既久乃無光彩若不修飾何繇復初石曰
百司皆有官長在陛下各責其事而已覃曰丕變風
俗當考實効晉時稽阮之流竟何裨益帝曰阮籍居
母喪飲酒食肉隳紊禮教覃曰三十年以來不務實
事相尚爲顏李石曰此本因理平人人無事安逸所
致今之人俗但遠慕王夷甫耻不能及帝曰卿等輔
朕爲理必在振舉法度法者帝王之鞭策乘馬不執
鞭策而可望致遠乎鄭覃李石謝曰陛下撫念萬方
形於憂勤臣等雖甚駑庸敢不力奉聖志

九月丁亥召對季集畿赤縣令等二十一人賜帛有差

二年八月丙午望日帝御延英對刑法官刑部員外郎紘于泉王含大理少卿李武常紆及大理正丞等自此朔望即對刑法官以詳重輕

三年二月詔僕射尚書侍郎左右丞太卿監每遇坐日宜令兩人循次候對

宣宗在位十四年凡對宰臣語及政事即終日忘倦後唐明宗長興四年六月丙寅見百僚於廣壽殿時不豫旬日至是稍平帝勤於聽政接臣下無倦聖恙

總似和裕即戒尚宮曰吾今日見百官六宮請曰聖體虛羸且候平復無宜勉強上曰吾坐即似徙乃以烏帽便服見羣臣

十月辛酉上顧謂侍臣曰宰臣久不相見何也因令孟璞瓊傳詔馮道奏曰臣等以五日起居稟中旨召見不敢大進也是月道率百僚見於中興殿

守法

仲尼有言曰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蓋居南面之重宅億兆之上立乎法以齊眾一其心而成化豈三尺之律令而敢私乎哉故漢氏而下致治之後曷

嘗不中嚴邦憲循行吏議雖復宗室貴戚元勳近習
冥於燹典無所矜貸繇是明一成之不變致天下之

歸心焉周典曰無徧無黨王道蕩蕩其斯之謂矣

漢武帝時隆慮公主子昭平君尚帝女夷安公主隆

慮主病困以金千斤錢千萬為昭平君豫贖死罪帝

許之隆慮主卒昭平君日驕醉殺主傳獄繫內官

主之官也以公主子廷尉上謂請論論決其罪也左右人

人為言前又入贖陛下許之帝曰吾弟老有是一子

死以屬我老乃有子言其晚孕育於是為之垂涕歎息良久曰

法令者先帝所造也用弟故而誣先帝之法吾何面

目入高廟乎又下負萬民迺可其奏哀不能自止左

右盡悲

時東方朔前上壽曰臣聞聖王為政賞不避仇讐誅不擇骨肉書曰不偏不黨王道蕩蕩

此二者五帝所重三王所難也陛下行之是以四海之內元元之民各得其所天下幸甚臣朔奉觴昧死再拜上萬歲壽帝迺起入省中以時召讓曰時然後言人不厭其言今先生上壽時乎朔冕冠頓首曰臣聞樂太甚則陽溢哀太甚則陰損陰陽變則心氣動心氣動則精神散而邪氣及銷憂者莫若酒東方朔所以壽者明陛下正而不阿因以止哀也愚不知忌諱當死朔前有罪免為庶人待詔宦者署因此復為中郎賜帛百疋也

宣帝時大司馬大將軍霍光兄孫山坐寫秘書光大

人顯為上書獻城西第入馬千匹以贖山罪書報聞

不許之

後漢光武時竇融爲大司空以大司徒戴涉坐所舉人盜金下獄帝以三公參職不得已乃策免融

虞延遷雒陽令是時陰氏有客馬成者嘗爲姦盜延收考之陰氏屢請獲一書輒加笞二百信陽侯陰就乃訴於光武譖延多所寃在帝乃臨御道之館親錄囚徒延陳其獄狀可論者在東無理者居西成乃回欲趨東延前執之謂曰爾人之巨蠹久依賊社不畏熏燒今考實未竟宜當盡法成大呼彌枉陛戟郎以戟刺延叱使治之帝知延不私謂成曰汝犯王法身自取之呵使速去後數日伏誅於是外戚斂手莫敢

王法

後魏太武性甚嚴斷明於刑賞功者賞不遺賤罪者刑不避親雖寵愛之終不虧法嘗曰法者朕與天下共之何敢輕也故大臣犯法無所寬假

孝文時趙郡王幹除都督冀定瀛三州諸軍事至州斬盜馬之人依律過重而尚書以幹初臨縱而不劾詔曰夫刑以節人罪必無濫故刑罰不中民無措手足若必以威殺爲良則應汎通衆故苟瀕有禁何得不稽之正典又律令條憲無聽新君加戮之文典禮舊章不著始臨專威之美尚書曲阿朕意實傷皇度

王幹關於治理律外重刑可推以聞

唐太宗貞觀中吏部尚書侯君集坐太子承乾事帝謂百寮曰往者家國未安君集實展其力不忍寘之於法我將乞其性命公卿許我乎群臣爭進曰君集之罪天地所不容請誅之以明大法帝謂君集曰與公長決矣而今而後但見公遺像耳因歔歔下泣遂斬于四達之衢籍沒其家

趙節長廣長公主之子以懼于太子承乾伏誅帝幸主所主以首擊地泣謝子罪帝亦拜主垂淚曰有功者仇讐必賞有罪者親戚咸誅前王執此以守其國帝世民亦庶幾無私有慙於姊

高宗麟德元年二月丙午魏州刺史郇國公孝協坐贓賜死宗正卿隴西王博文等奏稱孝協父長平王叔良身死事者孝協更無兄弟繼嗣便絕特望矜免其死帝曰時覽所司覆奏孝協死罪非不愴然但國之枝戚任寄爲重不能廉慎遂及贓貨狼籍且畫一之法百王共貫豈親疎異制用舍殊途若有利於百姓皇太子亦所不赦身之肌膚朕亦不惜今知孝協旣有一子令其主祭其墓功等親竝宜依舊勿拘令式孝協竟自盡於第

代宗大曆四年七月癸未勅死罪降從流時皇姨弟
薛華因酒色忿怒手刃三人棄屍井中事發繫於京
兆府慮前一日賜自盡不以公法貸私恩也

後唐明宗天成三年七月汴州倉吏七十二人定贓
至死分戮于三市史彥弼爲汴州衙較舊將之子石
敬瑭之戚屬王建立奏希免死帝曰王法無親豈可
私徇乃皆就戮

丁延徽爲供奉官監倉與倉官共盜倉米三百五十
石延徽性纖巧權貴多庇護之禁繫經年比望至應
聖節則釋放乃至節前取旨放繫囚帝曰除盜倉粟

官典外餘可疎放時侍衛指揮使張從賓言事帝多
容之因奏他事從賓言及延徽情非盜粟意本賠填
帝曰食我厚祿偷我倉儲期與決死蘇秦說予不得
非但卿言衆予是不敢言異日帝御中興殿謂近臣
曰丁延徽禁繫經年竊盜倉儲何須擁護不然則合
原則原淹滯如此復何計較耶旣知擁護不及仍據
法寺具獄斷決

涇王從敏明宗子也爲成德軍節度使鎮州有市人
劉方遇家富方遇卒無子妻弟田令遵者幼爲方遇
治財善殖貨劉族乃同推令遵爲方遇子親族共立

券書以爲信誓累年後方遇二女取資金於令遵不
如意乃訟令遵冒姓奪父家財劉氏二女以錢賂從
敏之親吏又姦通判官陸浣從敏令浣鞫劉氏獄而
殺令遵令遵父詣臺訴又以成德軍節度副使符蒙
掌書記徐堃符鞫之蒙本鎮人備知姦狀及詰二女
復行賂於節度副使趙瑒代判高知柔觀察判官陸
浣竝捕下獄具服贓污事連從敏從敏甚惧乃令其
妻趨雒陽入宮告王淑妃明宗知之不令入謂從敏
婦曰朕用從敏爲節度使而在法殺人取錢我羞見
百官又令新婦奔走不須見吾面依法裁斷然王妃
頗庇之趙瑒等三人棄市從敏罰俸釋之

致治

蚩蚩蒸民不能自治天生聖哲以爲司牧去危就安
民之心也定亂致治君之政也非復應天順人乘時
設教則禍難無息康寧無異矣故運四時成器物律
而不息明而下濟天之嘗道也任百工熙庶績道之
以德御之以威國之善經也千齡不易百代可知是
知茲弧剡矢禍亂遂平制禮作樂風俗乃變弛而張
之是謂政教引而伸之稱爲化原御宇造物與民更
始釋此不足徵也

黃帝舉風后力牧嘗先太鴻以治民順天地之紀陶

明之占死生之說

易云幽明之數合死生之說

存亡之難時播百

穀

時是也

草木淳化鳥獸蟲蟻旁羅日月星辰水波

一波

作

土石金玉勞動心力耳目節用水火財物有主德

之端

帝顓頊時大小之神日月所炤莫不砥屬

砥平也四遠皆平而

來服屬

帝魯執中而徧天下日月所炤風雨所至莫不從服

帝堯克明峻德以親九族

能明峻德之士任用之以睦高祖玄孫之親

九

族既睦平章百姓

既已也百姓百官言化九族而平相章明也

百姓昭明

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

昭亦明也協和黎衆若是雍和也言天下之衆民皆

變化化立是以風俗泰和

允釐百工庶績咸熙

允信釐治工官績功咸皆熙廣也言

定四時成歲曆以告時授事則能信治百官衆功皆廣勸其事

帝舜既踐天子位命禹稷契等二十二人咸成厥功

臯陶爲大理平民各伏得其實伯夷主禮上下咸讓

垂主工師百工致力益主虞山澤辟棄主稷百穀時

茂契主司徒百姓親和龍主賓客遠人至十二牧行

而九州莫敢避違四海之內咸戴帝舜之功於是禹

乃興九韶之樂致異物鳳凰來翔天下明德皆自虞

帝始

殷盤庚之時已都河北殷衰自仲丁至陽甲九世亂諸侯莫朝盤庚遂渡河南治亳治於亳之殷地商家自此從而改號曰殷

亳今偃行湯之政然後百姓繇寧殷道復興諸侯來

朝以其遵成湯之德也

武丁即位思復興殷而未得其佐三年不言政事決

定於冢宰

冢宰天官卿戴王事者是

以觀國風後舉傳說為相殷

國大治祭成湯之明日有飛雉登鼎耳而雉武丁脩

政行德天下咸驩殷道復興

周武王克商大賚於四海而萬姓悅服

言周有大賚天下皆悅仁

服列爵惟五

即所識政事而法之爵五等公侯伯子男

分土惟三

列地封國公侯

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為三品

建官惟賢

立官以官賢才

位事惟能

居位

理事必

重民五教

所重在明及五嘗之教

惟食喪祭

民以食為命喪禮篤

親愛祭祀崇孝

惇信明義

使天下厚行信顯忠義

崇德報功

有德

尊以爵有

垂拱而天下治

言武王所脩皆是所得人故垂拱而天下治

成王既襲淮夷歸在豐作周官

言周家設官分職用人之法

興正

禮樂制度於是改而民和睦頌聲興

頌聲者天下太平歌頌之聲帝

王之高致也

康王即位徧告諸侯宣告以文武之策以申之作康

誥故成康之際天下安寧刑措四十餘年不用

措舍置也

民不犯法無所用刑

漢惠帝時海內得離戰國之苦蕭曹為相君臣俱欲無為故帝拱已垂拱而治而天下晏然刑罰罕用民務稼穡衣食滋殖

文帝即位躬脩玄默勸趣農桑減省租稅而將相皆舊功臣少文多質懲惡亡秦之政論議務在寬厚

耻言人之過失化行天下告訐之俗易許面相斥罪也吏安

其官民樂其業畜積歲增戶口寢息寢溢也息生也風流篤

厚禁網疏闊選張釋之為廷尉罪疑者予民從輕斷是

以刑罰大省至於斷獄四百謂普天下之重罪者也有刑錯之

風

景帝遵孝文之業至於移風易俗黎民醇厚黎衆也醇不澆

雜周云成康漢言文景美矣

昭帝幼年即位承孝武奢侈餘弊師旅之後海內虛

耗戶口減半耗損也委任霍光知時務之要輕徭薄賦

與民休息至始元元鳳之間匈奴和親百姓克實舉賢

良文學問民所疾苦議蠲鐵而罷推酤尊號曰昭不

亦宜乎

宣帝地節二年令羣臣得奏封事以知下情五日一

聽事自丞相以下各奉職奏事以傳奏其言考試功

能侍中尚書功勞當遷及有異善厚加賞賜至於子

孫終不改易樞機周密品式備具上下相安莫有苟

且之意元康四年比豐年

比類也

穀石三錢

宣帝之治信賞必罰

綜核名實政事文學法理之士咸精其能至于技巧工匠器械自元成間鮮能及之是以知吏稱其職民

安其業也

後漢光武建武十三年兵革既息天下少事文書調

役務從簡寡

調謂法也

至乃十存一焉帝嘗於民間頗達

情偽見稼穡艱難百姓害病至天下已定務用安靜

解王莽之繁密還漢世之輕法

明帝永平十三年天下安平人無徭役歲比登稔百

姓殷富粟斛二十牛羊被野

晉武帝明達善謀平吳之後天下又安

後魏孝文太和八年遣使巡行糾守宰不法

玄宗開元十九年二月侍中裴光庭申書令蕭嵩奏

曰臣等伏見所司奏天下應死罪囚摠二十四人竊

以天下至廣宇內至衆豈唯德禮所齊固以幽贊潛

洽方將勸休述美非獨成康之時反朴歸醇幾若華

胥之俗昔者斷獄數百文景稱仁徵諸良史遠有慙

德臣等竭心奉職徒効涓塵之微動色相趨預聞頌

聲之作請宣付史官克昭盛烈從之

二十五年帝因聽政問京師囚徒有司奏有五十人

怡然而喜

二十八年以類歲豐稔京師米斛不滿二百天下又安雖行萬里不持兵刃

憲宗卽位嘗納用直言勤于政事自貞元十年以後朝廷威柄其削方鎮權重德宗不任宰相以事人間細務多自決臨裴延齡等得以姦進而登台輔者備位而已帝在藩累月言事者頗以此爲言帝亦非之及永貞監國羣臣謁見宰相杜黃裳首以君臣大義激起帝心帝以黃裳語忠始終延納黃裳首定誅劉闢又李吉甫自翰林學士參定蜀之策而相吉甫吉

甫出鎮裴埴又繼之前臨御訖於元和軍國樞機盡歸之宰相繇是中外咸理綱日用張焉

宣宗自臨馭一之日權豪斂迹二之日姦臣畏法三之日闔寺讐氣繇是政刑不濫賢能效用百揆四岳穆若清風十餘年間頌聲載路而帝道皇猷始終無缺雖漢之文景不過是也

後唐明宗及應運以君德臨能力行于王化政皆中道時亦小康

